

528190

電視劇創作叢書
中國戲劇出版社

黃允電視劇創作選

夏漢碧 編

内 容 说 明

本书选收的是作者自1979年以来创作的《上海一家人》、《结婚一年间》等七部电视剧。黄允是以写女性著称的女作家，作品大多从写家庭入手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她写足、写透了女性的一个“情”字；她又是以写上海石库门人们的生活著称的作家，写他们的爱和恨、悲和喜，写他们平凡的然而也时时闪光的富有色彩的生活。她的多数作品分别得过优秀剧本奖、飞天奖、金鹰奖、丑牛奖。本书收入的七部电视剧均曾在上海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映，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好评。

责任编辑：张 洁

黄允电视剧作选

夏汉碧 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

35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5.75印张 2插页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104-00492-0/I·186 定价：7.40元

新登(京)字第150号 邮政编码：100086

真诚的双手

——序《黄允电视剧作选》

梅 朵

朴素的品性，朴素的艺术，她只是一心要把朴素的人生理想献给她的观众。

当她把自己投入电视剧艺术创作之时，她当然知道，这是大众艺术；换句话说，这是通俗艺术。而通俗艺术，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也就意味着是不能进入大雅之堂的艺术。但是，难道说，通俗艺术就不可以创造出艺术精品？通俗之意，难道不仅仅表示着一个艺术家对广大观众的尊重吗？我们应该如此理解。

当然，对此，要求得到一个共识，并不容易，何况那个时际，正是新潮迭起，各种现代文学艺术流派前仆后继地冲击着我们的时候，一个艺术家要决心选择这样一条艺术道路，也就更不容易，而黄允，她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作出自己的决定，把自己的身心投入了这一大众艺术的创作。

本来，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创

新，也就没有艺术生机勃勃的生命延续，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却出现了这样的观点，似乎创新就意味着离开大众，就意味着是所谓的精美艺术所独有的品格；而大众艺术则意味着墨守成规。黄允对此，不以为然，她认为大众艺术也要创新，必须开拓，于是，她在电视剧这个大众艺术的创作领域中开辟着自己的道路。

她的道路很踏实。

一是过去的电视剧存在追求猎奇、编造故事的倾向，那么，她把自己的观点转向普通人民的生活，在故事的叙述上，努力做到贴近生活本色，富于生活气息。

二是过去的电视剧，或则莫测高深，或则观念陈旧保守，她则希望默默地传达她那平凡而又真诚的生活信念。

根据这两点，人们也许会说，她不过是在继续现实主义的传统，并无什么新意。我则认为：第一，能使电视剧这个大众艺术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就是一种开拓；第二，现实主义本身也在发展，从生活观念到艺术表现，并不是如人们所理解那样，没有变化，没有发展，把这种变化与发展渗透于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中，也就是一种创新。

她希望努力在电视剧的创作中，不断给观众带来新意。

我理解，黄允是在理想教育下成长的，她总在追求理想人生，于是在她笔下也就自然流露着这种感情。如果说，当她的眼光还没有离开过去的时代局限时，你就不免会感到她的理想人物带有一种时光已经流逝的感觉。好在，黄允并没有让自己停留于过去，关闭了自己的理想之门，而是让眼光投向未来，这样，她才能写出了《结婚一年间》和《上海一家人》……。也许，你会觉得，她的步子没有留下迅捷奔跑的印记，但你又

会觉得，她每走一步，都留下深深的印记，因为她不是一个追求时尚、浮华不实的人；她真正相信的，她才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信念。

我们至今还难于看到，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以这样的历史态度处理若男这样一个人物的现象。如果说黄允的脚跟还是像有些人那样，继续陷在思想教条泥沼之中的话，那么，她绝不可能以现在的艺术视角，写出若男这样的人物。我想，能够打开大众艺术的窗门，让新鲜空气流通，这才是真正的创新之道，真正实现为大众的精神。

这也是黄允在她以后的作品中所要坚持的，它也应该成为黄允的艺术之魂。

当然，我也理解，黄允常常处于一种艺术的困境，因为她面临的是已经形成了审美习惯的观众，她既要逐步去改变它，而又不能让他们产生抗拒心理，这一对矛盾的处理，常会使她感到苦恼。因此，每当一些评论者把自己置于云端，抛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言论时，我真感到，我们对于把自己的身心投入于大众艺术的艺术家们的劳动实在缺少一点理解。尤其是：因为大众艺术，是与大众沟通的艺术，它所遭遇的外来干扰也就特别严重，创作也就特别困难，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评论者，都是身临其境的人，不是更应该像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评论的对象吗？不过，我也常常想，别去理会它，既然选择了这条创作之路，那么，就决心走下去。有所得，必然有所失，一个执著于大众艺术的艺术家，乐就乐在为大众带去了欢乐，也带去了真诚的人生理想。

我知道，黄允坦率，她不会掩盖自己，我也知道，黄允瘦弱，却有一颗坚定的心；她的性格，创造了她的艺术。

我们还求什么呢？能够把朴素的人生理想以真诚的斗争奉献给观众，使他们得到一杯清泉，这就是矣！

我希望，我能永远看到那双为观众奉献真诚的双手！

目 录

真诚的双手……………梅 朵 (1)

——序《黄允电视剧作选》

永不凋谢的红花…………… (1)

——张志新之死

家 事…………… (25)

深深的大草甸…………… (59)

她在人流中…………… (101)

结婚一年间…………… (155)

离婚前后…………… (235)

上海一家人(选载)…………… (311)

附 录

我与石库门里的人家…黄 允 (475)

《上海一家人》是怎么

构思出来的……………黄 允 (482)

编后记……………编 者 (488)

永不凋谢的红花

——张志新之死

1979年初夏，晨光中的沈阳市，烟囱林立的工业区，标有醒目大字的“沈阳站”，高耸的纪念塔，壮美的红旗广场，宽广的街道，以及一排排的新工房……来去匆匆的人们，生气勃勃地上班去了，孩子们背着书包，唱着，跳着，愉快地奔向他们的学校。

（男声画外音）“我们要讲的这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城市里。故事的主人公四年前已经离开了人间，连骨灰也没有留存。然而，她的浩然正气却长存于天地间，她那崇高俊美的形象，仍矗立在向四化进军的行列之中……”

北陵公园

人们幸福地带着孩子到公园去散步。在公园的一角，坐着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她正在看一本杂志。书合上，封面是张志新的照片，这本杂志是1979年第四期的《共产党员》。妇女深情地看着这张照片，不禁泪水盈眶。她是张志新的难友，叫小陈。

（男声画外音）“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位难友怀念开始叙述吧。”

忽然一个甜脆的童声音唤：“妈妈，快来看呀，这里的花真多呀，真好看呀！”

小陈擦泪，抬起头来。一个五六岁的可爱的小女孩奔过

来，牵着小陈的手往花丛那边拉，两人站在花丛边，小陈被一朵美丽的、玫瑰色的红花吸引住了……

聪明的女孩一下子看出来，天真地问：“妈妈，您最喜欢小红花儿，对不？”

小陈默默地点头，又沉思地轻声说：“一朵小红花，一朵永不凋谢的红花。”

红花特写。推配片头字幕电视报道《永不凋谢的红花》。字幕模糊了，消失了。

女孩：“妈妈，您哭啦！”

小陈激动地抱起女儿，把脸贴在苹果似的脸蛋上，激情地说：“妈妈曾经见到过一朵红花，她不怕狂风暴雨，不怕雷电轰击，不怕冰霜严寒，不怕烈日酷暑。她永不凋谢……”

女孩好奇地问：“她在哪里！”

小陈：“在大家心里。”小陈不管女儿稚疑的目光，继续说：“妈妈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九年以前，‘四人帮’的牢房里……”

阴森森、黑沉沉的牢房，难友们都睡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坐着一位40岁左右的女同志，即主人公张志新，她正在专心一意地做花儿，花做好了，刮下板床上的紫檀色的油漆，用水溶了涂在上面，变成一朵别致的小红花。她深情地看着。

（内心的声音）“明天是1970年的7月1日，是党的生日。”

清晨，一束金色的阳光，透过狱窗，射了进来。张志新迎着阳光站在窗前，庄严地把红花别在胸前，耳边回响起国际歌的旋律，脑海中显现出一幅幅壮丽的图景：巴黎公社，十月革

命，第一次党代会，八一南昌起义，长征路上……

她那苍白而俊美的脸上呈现着庄严、崇高的感情，默默地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决心要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啜泣的声音，她从沉思、向往中回到了现实。目光转向牢房一角的床上，一位25岁左右的女同志，圆圆的脸庞，有点稚气和任性，这就是九年前的小陈。她坐在床上哭泣着，另一个难友在一旁劝导她，床前放两只黑硬的窝窝头。

张志新走到床前，亲切地抚摸她，柔声地说：“小陈儿，要坚强些。”

小陈：“呜呜……我，我就讲了几句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的好话，呜呜……他们就把我抓来了……呜，我的小军军还不满周岁……呜呜……”

张志新抚住小陈的肩头：“小陈儿，事情总有出头日子，你可不能整天哭着不吃饭啊！要爱护身体，将来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小陈：“大姐，您也有孩子吗？”

张志新点头。

小陈：“您不想他们吗？”

张志新：“常常梦见。”

小陈又问：“他们为什么抓您？”

张志新：“因为我向党讲了真话。”

小陈和另一难友钦佩、询问地看着张志新。

张志新深沉地看着前方……

奔腾的洪水。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打倒宋、马、顾、俞、徐”，“彻底批臭东北地区走资派”等，老干部被挂牌游斗，批斗会上搞“喷气式”，声嘶力竭地呼口号。

张志新（画外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曾经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战斗，可是后来，我亲眼看到了许多事实，渐渐地产生了疑问：一大批老干部为党做了许多好事，是有功的人，为什么一下子都打倒？各级党组织都被踢开了，革命和建设由谁来领导？为什么有人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武斗、流血？为什么随便抓人、揪斗？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有一块墙上贴着“打倒杨、余、傅，揪出‘小爬虫’‘变色龙’”的大字报，1968年时的张志新在看大字报，泪水抑制不住流了出来。

张志新（内心的声音）：“又一批老干部遭殃了，长此下去，国家将变成什么样儿？……毛主席身边的那几个人可靠吗？江青、叶群这些人……”

“志新，你咋啦？”身边出现一个40多岁的男同志打断了她的思路，这是张志新的爱人老曾，张志新擦了擦泪，没有回答，两人往回走。

老曾：“志新，现在咱省的这个（晃了晃大拇指）正在搞‘划线站队’，你要站站队才行，否则……”

张志新：“我知道。现在对个人的安危已顾不上了，我担忧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

老曾欲言又止，摇摇头。看看天，起风了。

乌云翻滚，一片盐碱地，远处有几所石头和泥抹的房子，这就是辽宁省盘锦县的一个小村庄。张志新挑着一桶水向其中

一所土屋走去……。

张志新（画外音）：“后来，我被送到荒僻的盘锦五·七干校。这哪里是什么干校，分明是迫害干部的集中营，我成了被专政的一小撮，白天监督劳动，晚上没完没了的批斗。”

土屋外有一位50岁左右、善良、质朴的农村妇女正在忙碌着，她就是房东李大嫂。当她看到张志新挑水过来，怜爱地迎上去，帮她放下担子：“志新，他们都不在，你就歇会儿吧……”

张志新笑笑，拿出毛巾擦了擦汗。

一个13岁的虎头虎脑的男孩儿从屋里出来：“张姨，帮我理发吧。”

张志新抚摸男孩的头：“等姨把水倒了，就给你理，啊！”

男孩点头，志新挑水进去。李大嫂责怪男孩说：“小牛，你真不懂事，你张姨有病，每天还要挨斗……”

小牛：“妈，我懂了，我不叫张姨理发了。”说完就走了，李大嫂看着志新进门方向，叹了一口气。

这时，干校“现行问题”学习班的头头，一个20几岁的“草头王”走进来，大声嚷嚷：“张志新！”

张志新挑着空水桶出来。

头头：“上面说啦！勒令你交代全部罪行，今天晚上写出来！”

早春，窗外刮着寒风。张志新坐在灯旁炕桌前，炕桌上堆了一叠马列、毛主席著作和鲁迅的书。张志新一会儿翻书，一会儿思索，一会记笔记……

张志新（画外音）：“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顶峰’不就是到头了吗？这不符合辩证法，是错误的。”

“江青说这个叛徒，那个叛徒，她自己怎样？”

“还有，彭德怀上书育事，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不应该定为‘反党问题’……”

张志新埋头疾书。李大嫂端了一碗粥进来，看见志新在写字，停住了，爱怜地端详着志新的一举一动。张志新抬头遇到了李大嫂的目光，亲切地微笑，和蔼地叫了声“大嫂”，想下炕。

李大嫂连忙说：“坐着吧”，走过去把粥放在炕桌上，看看窗外，悄声地说：“他们说你是‘反革命’，要咱留神你，咱心里明白，像你这样的干部是好人哪！”

张志新感激地、深情地看着李大嫂。李大嫂接着说：“看你这几天吃不下东西，熬了点粥，快喝了吧。”李大嫂把粥推到志新面前，张志新含泪抓住李大嫂的手：“大嫂！”

李大嫂：“同志呵！咱庄稼人有句话，胳膊扭不过大腿呀！你，你就忍两天吧，哪有不晴的天，哪有不干的道？”

张志新：“大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眼看着旧社会的日子重来呵！”

李大嫂捞起衣襟擦泪：“唉，是这话，可……”

“张姨！”小牛从窗口伸进头来，做了手势，张志新点头，李大嫂也走开了。

“张志新，批斗了！”随着粗暴的叫声，进来一个带柳条帽的大汉，手里拎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张志新轻蔑地瞥了一眼，从容地扯扯衣襟，理理浓黑的头发，昂然地说：“走！”

透过一间土屋的窗户，从灯光剪影里，可以看到里面乱嚷地在开批斗会，一个影子跳过来，声嘶力竭地叫：“你为什

么要怀疑林副统帅和我们的旗手江青？”

有几声附和：“快交代！”

张志新理直气壮地说：“对林彪、江青提意见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压制？共产党员对任何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老一辈的革命家被一批一批打倒了？难道他们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

头头的声音：“不准讲了！”

张志新继续讲：“今天揪一个，明天揪一群，还有多少老革命没有打倒？这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

头头拍桌子叫：“不准讲！不准放毒！”

有几个人跳上去按张志新低头。

群众乱哄哄的议论声。

头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张志新回去老实交代！”

张志新回来的路上，一个女干部跟在后面，同情地悄声说：“志新，你这样顶下去，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张志新：“我明白，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有思想、有理智，真正的人，思想纯洁，心目中只有人民和党的利益。”

女干部沉思地、痛苦地点头。

已经是夏末了。这天早晨，张志新在里屋扫地。扫完地掸掸身上的土，拿起鞋底来纳。外屋小牛坐在灶旁小桌前在写字，李大嫂抱了柴进来。小牛抬起头来对李大嫂说：“妈，给我买支钢笔吧。”

李大嫂：“算啦，我看这个书也甭读了，还买什么钢笔？你不看见读书人都在挨斗？”

小牛：“妈——”

忽然外面有汽车刹车的声音。张志新回头看见窗口有两个人影走过，她放下鞋底，站起来，整整衣服。这时候，有个50多岁的、有点官架子的胖子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学习班”头头。

头头轻声地告诉胖子：“这就是张志新。”

张志新目光锐利地打量着这个胖子，并用审问口气问：“你是谁？受谁的指派来的？”

胖子一下子被这凛然正气镇住了，有点慌地说：“我，我叫……”

头头抢着说：“他是上面派来的于处长，你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

张志新轻蔑地看了头头一眼：“在群众性的批斗会上，你们不敢让我讲话。一个共产党员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可以谈谈……”

张志新开始陈述观点，有时从容不迫，有时慷慨激昂，时钟从8:15—9:15—10:15，记录者拼命记，于处长紧张地听，头头惶恐地听……李大嫂和小牛在门外听。

室内，时钟已指11:30，于处长拿起记录递给张志新，打着官腔说：“这些都是你的观点吧？嗯？”

张志新略微翻了翻记录，平静地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得不完整。我可以给你们一份补充材料。”说着，从炕桌上拿出一份厚厚的《交代观点的补充材料》，拿起笔在上面堂堂正正地签上“张志新”三个字。

于处长：“哼！凭你这份材料就能判你的刑。”

张志新淡淡地一笑。